左氏條貫

楚靈王

左氏條貫卷十六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彙念凌 典懷鞠參訂

楚

昭公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斷子圍之旌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有亡人則當大搜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刑書名）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

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楚令尹子重）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魯使公衡為質于楚）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寔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祭行道之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昭公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

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感今幣重而言甘誘
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
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
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
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
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
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金木水火土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公羊子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犬豕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

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過强爲大過弱爲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

秦復陶羽衣翠被豹舃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鄭丹
夕暮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
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
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
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
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
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
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
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
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
視之是能讀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昭公十三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

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僇焉、王奪鬭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皆靈王弟出亡）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僞爲盟狀）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

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將執觀從以爲妖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弃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築壘以示復仇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速入楚)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

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
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
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
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
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
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子革乃歸于楚。王沿

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

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寔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

拜皆厭紐關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

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

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為腹心。有魏犫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弃疾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

介特（單身之民）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昭公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以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

其爲人之輿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昭公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

撫之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吳王弟蹶由執之以歸）于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昭公二十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納建妻）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

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僇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

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僇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子常）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三時）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

瀆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昭公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長庶）曰大子壬（昭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寔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

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昭公二十七年楚郤宛之難（爲無極譖而死）國言未已進胙者（凡祭祀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廏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

諸侯適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　陽氏　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昭公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與

胡用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堙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定公二年、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

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佩玉也、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竊馬

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養馬者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定公四年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

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

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非必盡詭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常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

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芊字）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尊卑之班）處宮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

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芉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殺蔓成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

冬十有
庚午蔡
吳子及
戰于柏
師敗績

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寔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寔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公羊子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

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爲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

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穀梁子曰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

居其大夫之篋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定公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㮣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㮣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棠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居麇子期將焚之火攻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也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

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
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
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初謀弑王王曰大德
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
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
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于西問高
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

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定公六年 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陸軍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哀公元年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設版築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哀公四年 楚人旣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昔、夜也）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眅也）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武關也、言將通武關以伐晉）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詐將與築城）、且

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作邑許爲蠻子立宗主）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哀公六年）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公子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逆越女之子章惠王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
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
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
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
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
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

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哀公十年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哀公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子木。大子建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比子西）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公子結）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

用人次第

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大木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楚賢大夫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平王子名啓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

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

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

得艾安也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

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

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子西子期者楚不國矣

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

公奔山而縊其徒微匿也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

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指白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

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

兮、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子國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佐也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左氏條貫卷十六

男官賀校字

諸樊

左氏條貫卷十七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愼翔　參訂

吳

襄公十二年　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文王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城外向其國　同姓于宗廟、所出王之廟　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　同族于禰廟、同族謂高祖以下禰父廟也　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襄公十四年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

餘祭

閽弑吳子餘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襄公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公羊子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政治煩碎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當作儉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

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而不貳叛怨而不言怨商紂而不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

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

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

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滯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三頌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文王樂）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

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孫文子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爭也而不德必加于僇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時獻公未葬而可

吳子使札來聘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公羊子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

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謁長子光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

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詐為楚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人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昭公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衰朁）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

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誅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前年平王卒）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季子本封延陵後封州來）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主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

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劍也）羞者獻體改服（去衣）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膝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

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昭公三十年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昭公三十二年　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公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

夫差

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再為吳所禽）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指）取其一屨（姑浮取之）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伺也澆使季杼誘豷豷澆之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

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越之衰也曰可俟也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
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敎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
乎三月越及吳平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
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
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
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
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
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
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
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
陳修舊怨也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
國不信指吳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
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惡有賢如
景伯而逆其言對曰諸大夫對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

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此孟孫答諸大夫言邾不可伐）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邾不備）大夫諫不聽茅成子（邾大夫）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有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知邾必亡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隱公）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魯邑）負瑕故有繹（先是魯獲邾繹民置負瑕故又因以處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

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以私屬奉敵國使強大）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

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輒病之王問于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吳大夫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相善焉國人懼懼其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

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

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哀公九年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哀公十一年爲郊戰故、春齊伐我及淸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吳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皆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之歌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繩八尺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夷儀五氏與今必死。於此三矣。

使問弦多齊人六年齊俘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子貢進，曰：州仇叔孫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于齊寘之新篋，褽荐也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荐也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

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十二年、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亦衛大夫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瘈狂疾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作藩圍其館以辱之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

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執也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哀公十三年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

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鞅寅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氣色卑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

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景伯名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吳大夫乞糧于公孫有山

氏（魯大夫）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寒賤之人）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主穀）癸（主水）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穀梁子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

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越

哀公十三年　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

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哀公十七年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哀公二十年

越圍吳趙孟（襄子無恤）降于喪食（時簡子亡飲食又降于居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襄子自稱）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卽簡子）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溺人不知死而反笑愉所問不急）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黯前云不及四十年）

吳當有災故問之對曰類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哀公二十二年冬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左氏條貫卷十七

男官賀校字

曹宣公

曹成公

左氏條貫卷十八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茨 與懷翰 參訂

曹

文公十五年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成公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時在會伐秦卒于師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成公十五年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

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
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
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
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遂奔宋、（成公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
稷之鎭公子。（子臧奔宋）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
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
敝邑。敢私布之。（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魯人往會葬者）見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公羊子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

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諸曹無之戒其子曰夢者戒其子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

蔡哀侯

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外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宋取曹而築之

蔡

莊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莊公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哀侯爲息侯誘

蔡滅侯

蔡而敗之于莘繩譽也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昭公十一年　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

蔡平侯

蔡昭侯

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歲星每十二年一周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晉大夫請蔡于楚。弗許。昭公十三年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皆諸侯地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蔡平侯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陳惠公歸于陳。禮也。哀公二年吳洩庸如

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哀公四年）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楚言也）公孫翩（蔡大夫）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自守其門）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亦蔡大夫）曰如牆（衆並如牆）行而進多而殺二人（言翩不過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虞

（桓公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

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虢

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紀

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于是乎始判　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子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

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為一體。諸侯也。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穀梁子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邾

文公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文公十四年 邾文公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子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寔

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子曰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昭公十八年 六月、鄅人藉稻、其君履行之 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昭公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姑離、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三人邾大夫 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姑離、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不懼死）士彌牟（士景伯）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使叔孫子服回異宮）士伯（即士景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

館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立而待命者匪旦）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昔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不使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吝）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不以去而有所毀）

（定公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小便）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

之[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八[illegible]
下急而好潔故及是

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陳

隱公六年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公子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

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隱公七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平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敬仲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

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陳佗)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

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僖公四年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宣公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　皆衷其衵服、近身衣　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褻衵服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

謂乎宣公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夏姬子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梁

僖公十九年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子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九年夏戊辰許止弑其卜有九葬許悼

許

昭公十九年　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子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穀梁子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

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潞

宣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

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illegible]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左氏條貫卷十八

男官賀校字